# 乾初先生遺集

海寧陳確著　　族兄孫敬璋編校

## 論

### 聖人可學而至論

聖人非人耶亦人也使聖而非人也則可聖亦人也則人亦盡聖也何為不可至哉雖聖乎于人之性曾無毫末之加焉則人之未至于聖者猶人之未完者耳人之未完者且不可謂之人如器焉未完者亦必不可謂之器也然則以非人為人則安之以是人為人則疑之是何異齊人而疑其不能齊

語乎夫齊人之為齊語也直不學楚語已矣人之為聖人也直不為禽獸已矣以齊人而學楚語尚可以齊人而學齊語反不可其誰信之以人而入于非人尚可以人而完其為人反不可又誰信之以為有生質之限乎吾未見叅之魯遂有過于賜之達求之藝也紂之强敏辯智遠出箕微周武諸人下也然叅不害為賢而紂無救于暴則何生質之足恃哉今天下之不可必得者莫富與貴若矣然而貢之巧者或富士之敏者或貴彼制于天者而猶若是而况制于我者乎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富貴之

謂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聖學之謂也夫求富貴而不得猶不失為貧賤也然且人人知求之求之求之不得而不敢或惰焉若夫不為聖人直為非人而已而人顧莫之學學之可必至而猶弗之學也是必下愚而已矣謂己不可自誣也謂人不可誣人也吾既未免於自誣矣而又敢以誣人乎哉愚請效其法善者不自善也自善焉必不善矣故惡者亦不自惡也自惡焉必不惡矣故惡不自惡惡必極善不自善善必至至善焉而聖矣



養一齋抄本

死節論

嗟乎死節豈易言哉死合於義之爲節不然則罔死耳非節也人不可罔生亦不可罔死三代以前何無死節者非無死節也無非死節者故不以死節稱也三代以後何多死節者非多死節也無真死節者故爭以死節市也何以言之死生極平常事人誰不死絕無足奇者要善其死之爲難耳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我欲所欲義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則舍生取義皆推極言之故義可兼取則生有不必舍仁未能成而身亦不必殺也由賜不知

並疑管仲之不死夫子盛推管仲之仁而終黜匹夫匹婦之小諒孟子亦言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故參觀一聖一賢前後之言而談死節者可以鏡矣殷之三仁惟有一死然比干之死紂殺之耳使紂不殺則比干者終與微箕同賓周室必不死也惟孤竹二子獨能自立名行不食周祿窮餓西山孔子稱其求仁得仁蓋紂雖暴君也武雖聖臣也何至使八百諸侯同聲一辭冠帶之倫服膺新命向無夷齊之餓則天下後世寧復知君臣之義哉此抗古以來一大砥柱也故古今談節義者必以夷齊為稱首嗚呼若二子者可謂真節義

矣然二子之義只在窮餓節如是止矣不必沾沾一死之為快也使二子而亦若後世之不食七日而死不成夷齊矣子長好奇猥云餓死遂使學古之士信孔子不如信子長不大悲乎夫以二子之義即優游西山之下竟以壽終已大節凜然照耀千古何必死蓋惟其不官不死不十亂不三監非殷非周非仇非后伯叔逍遙西山終老夷齊之節所以稱聖也而復何杭慨之足云凡言餓者只是窮困之辭孔子稱夷齊與齊景之千駟相提而論可知只是貧耳故咏詩歎美不以富而以異孟子謂七十非肉不飽不飽謂之餒夷齊之餓不

肉食之謂也即何嘗許其兄弟捐軀同狥國難者乎春秋褒善之文舉其大者遺其小如真餓死則死大於餓不但當稱其餓也論孟並亟稱夷齊不一及死孔序逸民孟子曰清聖推求義緼二子生平盡于此矣即叩馬之諫采薇之歌或傳好事或采軼文何可憑斷且二子自北海來歸已與太公同稱大老後西伯死又十三年武始伐紂則二子者已皆皤皤期耋之年天下而無不死之人夷齊安得獨不死只是不餓死耳自此義不明而後世好名之士益復紛然致有赴水投繯仰藥引劔趨死如騖曾不之悔凡子殉父妻殉夫士殉友

罔顧是非惟一死之為快者不可勝數也甚有未嫁之女望
門投節允烎之士聞聲相死澆俗無識更相標榜虧禮傷化
莫過于此近世靖難之禍益為慘毒方練之族竟踰千百一
人成名九族揕首何可說哉甲申以來死者尤衆豈曰不義
然非義之義大人勿為且人之賢不肖生平俱在故孔子謂
未知生焉知死今士動稱末後一着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
義濁亂無紀未有若死節一案者真可痛也即又何云三代
以前無非死節者邪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由此其選
矣生有所以生死有所以死如四時陰陽更相禪代不爽豪

末正所謂與天地同其節者乃眞死節者也即向所舉微箕
夷齊之節各有攸歸微箕志存宗祀故受國而不辭夷齊志
扶綱常故辭祿而靡悔要之四子易地皆然節如禮節揖讓
進退之不可踰只尺也節如音節高下疾徐之不可差芒忽
也若由是推則三代以還死不失節者蓋大鮮矣昔人有云
東漢之節義不若西漢良有以也古人見其大今人見其小
古人求其實今人求其名人心之淳漓風俗之隆替由斯別
矣然則今之所謂死節者皆非與曰是不同有死事有死義
有死名有死債有不得不死有不必死而死要以無愧于古

人則百人之中大末易一二見也忠矣可謂仁乎曰未知而
何易言殺身成仁之學乎古人學道只如布帛菽粟日用靡
間猶難言純熟令人皆有意求之何易可合果成仁矣雖不
殺身吾必以節許之未成仁雖殺身吾不敢以節許之節也
者不可過大不可不及故曰中節之謂和豈惟令罕其人子
固云中庸之德民鮮久矣盖言中節之難也深矣乎子之言
節顧不甚便于天下之苟生者耶曰君子且不可苟死況可
苟生不苟貧賤死況苟富貴生君子之於生無所苟而已故
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死生者

貧賤富貴之推也貧賤富貴者一終食之積也終食且不可違況貧賤富貴乎況生死乎

八行從
南京本作從

# 養生送死論上 丙申

吳良仲嘗言爲母夫人作壽器沙方而重漆猶若以爲未工吾深嘉之因勸其母過禮非以慈事眞可苟簡蓋謂人子之事父母猶有虛實之分某於（元本作確與）良仲皆幸有母宜先務盡其實故歸作此論以貽良仲而交勉之友以見讀聖賢書者猶有當體之於言外者耳

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吳秋浦先生曰養生送死未遂畢人子之事祝子生日劉先生過之祝

子傷二人早背恨欲報之无由先生曰子之身即父母之身身在即父母在今當愛重此身為其遠者大者二先生之言所以責備人子之身者至無窮也養生送死且未足畢人子之事況并養生送死而未一盡其事乎孟子此言大為養生之事説容易盡送死之事倉卒難盡故云然耳非真為養生事小而人子遂可忽視之也難盡者且當克盡況易盡者而實未嘗盡乎故即孟子之言學者不善理會大誤害事由確論之惟養生功夫是父母切實受用處至于送死雖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而在人子皆發于實心在父母則盡是虛文矣

語云椎牛而饗墓不若雞豚之逮存此最傷心之言蓋既當善養口體尤當善養其志既欲尊親之心又欲納親于道是爲難耳孟子曰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然則人子之事又孰有大於此者乎或曰舜不幸處人倫之變故底豫爲難他人則不然確曰子如此說書直所謂死古人言下者蓋心有精粗而境無順逆人子之事父母不論處常處變其實皆有難盡處雖文王之事王季武周之事文王觀其用心時有皇皇若不足者此孝道之大所以通于天下也豈惟大舜一人爲然哉或人憬然曰吾他日殆未嘗讀書

# 養生送死論下

沈朗思嘗致確書傷子道之未盡因稱古人之孝有行傭供母身無完衣而其親口極滋味者願學焉而未能也確深感其言隨答以子父一體爲有人子身無完衣而父母口極滋味能下嚥者乎由君子觀之正與割股寢冰十年廬墓等事相類沈子自有沈子之孝不必以彼易此也而先友吳仲木嘗同確遊山陰傷倪鴻寶先生之喪久而未舉詰其子曰舉此須二千金以上故難之嗟乎塟如是其費也死不若不


[illegible][illegible]軒鈔本

瘞之愈也辟養生者必日食萬錢以為孝則為人子者殆矣而父母夫且必不得食矣作養生送死論下

樊遲問無違之孝子曰生事之以禮死瘞之以禮祭之以禮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三家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故三家之僭廟樂本欲以光榮祖考由今人言之必羣誇為孝者之事而子皆深譏之何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瘞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禮故非不近人情者庸德之行愚夫婦

與知能焉不大坦然共由者歟昔者孔子孟子皆違事母而
學者無所稱述非以孔孟之養生為不若子路而喪亦不若
子皋與曾子者也人子之於父母非求名聲之地故曰自吾
母而不用吾情吾烏乎用吾情禮所得為則為之力所能為
則為之即力所能為而禮有所不得為禮所得為而力有所
不能為者雖聖人弗為如是而已子思子之所為必誠必信
云者必盡其禮盡其力之謂而非能深求于力禮之外也深
求于力禮之外者即為不用吾情而大乖誠信之道矣禮所
得為而不為謂之儉不得為而為之謂之僭力所能為而不

為謂之偷不能為而為之謂之愚二者賢不肖之相去其間
不能以寸孝子之于父母推其心可以無所不至而不能不
有所止故喪三年而畢也故賢人之孝近名聖人之孝無名
然則舜之大孝非歟曰舜不幸而有其名者也然則文王世
子之孝非歟曰文王世子之行皆小子之所有事後儒述之
以為髙于天下而非有髙遠難行之事也子臯泣血三年
曾子之水漿不入口七日非歟曰此君子之過然非以求為
此名也後人學之則其心有不可知者矣是故學獨行之士
不若學守禮之士參力禮而盡心焉則中庸可庶幾矣故賢

者俛而就不肖者可企而及也夫禮豈不近人情者哉

## 學者以治生為本論 丙申

學問之道無他奇異有國者守其國有家者守其家士守其身如是而已所謂身非一身也凡父母兄弟妻子之事皆身以內事仰事俯育決不可責之他人則勤儉治生洵是學人本事而或者疑其言之有弊不知學者治生絕非世俗營營苟苟之謂即草野一介不取予學術無非道義也今士鮮不謂明道義而學未切實則所為非道之道非義之義夫往往由之而不自知要之辨此大自不難周官既定為量出入之法極明白易守自天子至庶人孰能違之中庸又拈行素二

字即同周官之指而語尤近道能之即居易之君子不能即行險之小人大學之生衆食寡為疾用舒孟子之易田疇薄稅歛食時用禮益極詳至（足民之道即足國足家足己之道）有國者違之必失其國有家者違之必失其家有身者違之必失其身（所謂大非必皆敗亡與餓死也凡因貧而苟為非義者皆是）雖所失大小不同其為辱皐于祖宗辱皐于聖賢則一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斯之謂矣而豈真一手一足云爾哉（曾子啓手足盖使視其正否即辱正而斃之意時解以全膚體為孝非是如此解則天下何多孝子耶忠臣孝子是一是二倫生與成義孰為無忝孰為辱親儒者必有能辨之矣）確嘗以讀書治生為對謂二者真（元本作並）學人之本事而

治生尤切于讀書然第知世俗之讀書治生而已則讀書非讀書也務博而已矣口耳而已矣苟求榮利而已矣治生非治生也知有己不知有人而已矣知有妻子不知有父母兄弟而已矣而又何學之云乎故不能讀書不能治生者必不可謂之學而但能讀書但能治生者亦必不可謂之學唯眞志于學者則必能讀書必能治生天下豈有白丁聖賢敗子聖賢哉豈有學爲聖賢之人而父母妻子之弗能養而待養于人者哉彥齋此言爲學者而發故知其言之無弊而體其言者或不能無弊耳然則當何以救之曰治生以學爲本

嗟乎士苟志學則豈唯能讀書治生而已哉脩齊治平悉於斯焉取之而有未能者夫必不可謂之學故曰士惟志學而已矣

產論述

自井授之澤衰而民靡恒產則人智有巧拙力有羸然惟田與宅轉相買賣雖仁人君子不能以自止也而忠恕之論夫可尋而採述焉其交從之則太和之世也雖一聽之夫靡爭之理也不失善乎其一在襄子之論遠業也其一在木子之論近質也吳襄仲曰雖先世之產而原主求加甚者至求贖遂許之則執不可以復止也其拒之夫終為重財產而薄鄉舊也雖然吾寧失財產毋失鄉舊也碓曰仁哉襄子吾於世未聞斯論也存是心而酌處之其可也吳仲木曰雖先世之



[illegible][illegible]軒鈔本

産不昪己而歎質何人夫寧贖毋加耳確曰智哉木子雖贖之不可而夫止耳而況可加乎或聞之而嘆曰危夫陳子之論贖之不可而夫止則是有責而无贖也則坐而產盡矣陳子曰嗟哉贖之不可而況可責乎且謂贖之不可而夫止者是贖之可而不止者也由僕之言將無一責而猶有半贖是愈固吾產而已矣而何危陳子之論乎若贖之不可而不止爭道也君子而爭乎哉夫孰使責之而必贖之而至爭乎或曰吁責豈昪己者耶確曰固也其非得已也雖然昔先王井授之時斯民獨无一不昪己之事者乎而責之乎且吾有田

有宅而猶有不尋己之事而必責之彼无田宅之貧民不尋己之事疑若有甚焉者而又安尋而責之或曰不然有田有宅則夫有田宅之累故不尋己之事彌多確曰令夫質産者謂必宜贖受質者謂必无贖子以彼二人之心為其利耶為其累耶夫為其利而已矣豈曰无累然平情而言之猶累三而利七也且吾既受其利而惡尋復辭其累獨不當豫有以計之耶而漫云不尋己耶豈惟田宅有累雖父母妻子夫皆有累斯固生人之所必不能免也如是則奚以解向者裒于重産之謂確曰財産可重也而不可重也夫可輕也而不可

輕也惟其義而已惟義故輕財産惟義故重財産卑者知重高者知輕敵一而已然則重之可謂善繼述乎曰未可也能重之猶能輕之而已耳輕之遂可謂能幹蠱乎故惟輕重之盡義者斯善矣是則由衆子之言將無勿贖也無勿加也由末子之言將无一贖也無一加也由二子之言將無勿輕也由吾子之言將无勿重也而吾子又何以一之乎曰若僕與二子之言則已無不一矣蓋惟其待己也刻者則必其待人也恕者是二子之言固無弗一也夫唯其於財産也重者而後能於財産也輕者是僕與二子之言又無勿一也或曰何

謂也雖先世之產而追而論之莫不有主焉以必不可賣之產供無不可贖之求是矛盾之說也奚其一將皆許之是無賣之名有賣之實也奚其重確實而謂之曰固矣乎吾子之論輕重夫苟吾能重之夫奚之而不重雖輕大重矣奚其二雖贖之必更置之雖贖十而置五猶不可不置也積五之入而徐待其盈焉是有贖之名無贖之實也奚其勿重且吾所以仁衷子之言者固非無不贖無不加之云也猶之謂贖之不可而大止者非耑不可而已也故鬻主之該不必皆有餘故不已贖而人贖必不可也是故有勿贖者也不必皆有餘

矣不必皆不知止然不知止矣不可也是故有勿加者也而
吾子何患之深也贖産是極美事當成其美加價是極若事
當諒其苦確當稱是言於人而莫吾悅也患無君子之心耳
奚患爲之而自困乎故産有以義贖有以義辭有以情贖矣
有以情辭權客主之情義而深求其中是未可以一言盡故
曰存是心而酌處之其可也

## 雒蜀論 戊戌

傳稱司馬温公之喪諸臣會有慶賀禮事（元本作禮）畢欲往弔伊川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云不言歌則不哭子瞻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伊川怒二人遂成仇隙以及于黨禍嶯山先生曰只一怒字便毒流區夏洪水滔天痛哉言乎而論者多右伊川謂蜀黨侵鄰之兵洛黨應敵之兵然乎否歟夫事理則有曲直怨隙則有小大兵端則有先後昭然在人耳目不可掩也衛侯當奈閑臣柳莊死請于尸不釋服而往襚仲遂弒逆之臣罪不容誅春秋于其死而禮之曰壬



養霞軒鈔本

午猶繹以譏魯君臣之不恤喪也莫尊于君莫重于祭有樂歌歌哭不同日之言難以云矣温公為國元臣朝野倚重一旦甍逝普天震驚兩宮哀慟即日親臨其喪孰諸臣而敢後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爾日京師為之罷市無不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況伊川有同位之誼知己之感者哉伊川而無人心也者則可伊川而猶有人心者匍匐往弔宜不待人言之畢矣顧迺循循然為哭則不歌之言假有父兄死而子弟聞喪適當慶會不知還變歌聲為哭聲耶且徐徐俟之明日耶伊川之言其不通理已甚矣子瞻憤中姍詆不為無

過然是口語之傷非有不解之仇置若勿聞可也從而謝焉
請向者引經之誤尤改過不吝之美賢者之事也若之何怒
聞言而怒是陋人之態村巷婦女之恒情而非賢士君子之
養也徒以語言細故輙相憤爭禍貽人國此向者康聞之所
羞曾學道君子而甘為之乎且當時發難者實伊川門人賈
易朱光庭等先出疏攻子瞻而論者謂之讎敵失其實矣伊
川不知是誰𧷤也知而不問是黨比也伊川而非賢者則可
伊川而誠賢者何以解于天下後世哉且伊川固以子瞻文
章之士未嘗學道直世俗視之者而已兄弟則實以古學自

任得千聖不傳之秘所謂天下之一人也嘗言他人喫飯從
脊梁過頤兄弟喫飯從喉裏過當時諸賢寧復有及之者乎
惟賢者有包含之量惟賢者之於世俗尤有弘恕之心非然
者與庸衆何異而相攻不已斯其失豈直從脊梁過已耶歌
哭之議自取悔也怒人議己惡聞過也從黨相攻樹私敵也
負三然矣春秋責備賢者於子瞻又何譏焉邵文莊有云彼
從以文章自鳴功名建事者鄙同伐異無足怪也若夫以斯
文為己任自謂繼千秋之絕學者而亦視其從為之而不救
正何哉斯言諒矣碓亦每痛山陰先生之言竊謂恕字若真

則道學是假雖伊川復生將奚以雪斯言也

補雒蜀論後

國忌行香伊川令具素饌東坡不欲曲在東坡歌哭之議曲在伊川是非各不相揜伊川凡事欲守古禮雖未必盡當東坡每加玩侮斯誠東坡之過至以奸目之尤過言者乃摭其策問制詞爲謗訕以相報復則可笑矣秦有誹謗之罪漢祖除之光於史冊而言者欲以此陷士大夫并陷朝廷耶東坡雖不脩小節而表裏洞然忠直一節卓乎君子之徒伊川有意聖人之學而失之固滯正如熙豐君臣



養和軒 欽定

間求治太急所講者未嘗非周官之政而格格難行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 分三秦論

鴻門之會范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卒為所滅已而羽分天下欲歸楚侯生說羽留都咸陽羽不聽而烹之自棄天下之形勝而歸楚日削以至於亡然則二人之言皆未為非計乎桀不出湯于夏臺紂不出文于羑里并收其諸子二主者遂終不亡天下乎關中雖固子嬰何以係組三秦之亡何以不旋踵乎使羽終殺沛公則不義自都關中則不信棄信違義而背叛天下之共主以自行其智雖得天下其亡益速亞父侯生智皆不出眉睫死安足惜哉羽既殺沛公而又能如約


[illegible]軒鈔本

天下之大公也蓋當是時天下之大勢已略定矣楚之强已無敵於天下矣羽雖歸楚脩德行仁益收天下之賢者以自輔則强者益强天下無事則我晏然終為天下之盟主有事則驅天下而之楚義帝雖在沛公雖據上游莫我能禁也而汲汲然裁天下之共主以啟諸侯之兵又猜賢遠忠以自棄其蕃輔子然獨夫天下雖無沛公羽雖據關中其亡自若也羽既燒秦宮室心思東歸而又恐天下之豪傑者居之據天下之形勝以圖我故負義帝之約棄沛公于巴蜀而使三人者分之分則全秦之勢析而不足以為强雖三秦益强而三

人皆深德我是益楚之强也不能守則楚因而取之雖分猶弗分也此楚之智也而向之韓都尉固已傳檄而定之矣故曰楚之王亡不在秦之分不分也

# 柳柳州論 戊戌

子厚失足當時蹈不復振吾讀其文論其世未嘗不深痛之意劉柳諸子大概如崇禎之季魏學濂吳爾壎周鍾陳名夏一流人不過文彩踔浮之士高自標置平時妄以功業相期急難則以節義自負胸氣激昂自無流輩故流輩大深嫉之使其易時用事互相煽引其聲勢或更過劉柳當年無疑也卒之從賊如鶩百口莫解鍾尤浮濫故正其罪而死議者猶或冤之非為鍾冤冤夫毅然爭欲正鍾之罪而殺之者未知其何以自遠于鍾也濂悔恨而死壎從史閣部同死王事獨

名夏致身 清朝功庸甚著而大不免於贬方名夏蜚聲端宁天下莫不賢之頌美于碓者不止一人人不止一詞碓芨而未之答也向使吳魏諸子與名夏易地而處庸知其能皆出名夏下然則士大夫何可以一節概其平生哉子厚雖廢使能稍屈意時貴未必不如名夏之復振即使復振而以子厚居今日父之所彔行之其功能德惠大必百于名夏於其為刺史可見矣而子厚𥬇為彼不為此是為賢耳吾故讀其文服其材與識于其踣不復振益重其為人知柳州之子厚去向者禮部之子厚遠矣或曰子厚將終彔為君子人矣乎

確夫不敢謂不然也

弘光閒士大夫切齒從賊一案如周魏諸君嘗恨不食其肉及名夏折節見美順治閒則又莫不賢之惟恐不甚于名夏也所謂是非之公大率如此故因論柳州竝及之自記

# 異端論

異端而自爲異端焉不必辯也吾道而異端焉斯不可不亟辯矣異端而人知其爲異端焉不必辯也異端之倍道益甚既世益深而人猶未覺其爲異端焉斯不可不亟辯矣異端而人知其爲異端焉者佛老是也異端之倍道益甚既世益深而人莫覺其爲異端焉者葬師之說是也異端而自爲異端焉者佛之爲佛老之爲老是也吾道而異端焉者大學之教是也吾之辨之豈得已乎至夫二氏之說則有唐以來諸大儒辨之已詳該雖有辨者弗之能過矣不辨可矣然二氏

之徒日繁而其教日益横也則奈何曰此非二氏之罪而吾儒之罪也辟夸狄而入處中國非夸狄之罪而中國之辠也中國之大而無人焉主之則夸狄入而主之矣吾儒而無人焉則二氏之徒日繁而其教日益横也大𫝑所必至矣又何尤焉吾悲學者不已之憂而憂二氏曰喋喋焉曰𤼵老也異端也𤼵佛也異端之尤者也雖𢿱而吾乎奚補于吾道而奚損于二氏此何異山海之竊冠自號為義師以殃民毒衆而𠆸萬不可必之功者哉然則子之闢𡍬說大學也何以異于彼碓曰然賊自内出者也故攻之猶之自治之道焉耳雖然

自今以往敢不惟己之憂而徒滋夫口

# 廣樂志論

使身有暇時餘力耕田讀書堂上有垂白之親室中無交謫之婦兄弟和樂子孫善良聖明之君不苦我以官爵直諒之友嘗效我以箴規悟已往之猶非而問學日進覺後來者居上而英賢輩生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未忘夙夜之懼少紓俛仰之慙加以年穀屢登里俗淳厚盜賊不聞于境疾疴不作于身官賦蚤完私逋漸減足迹不至于府縣杖屨偶涉于林泉雖公侯之榮姬姜之樂何足以加茲若夫齊產稍給饘粥敞廬略蔽風雨有事以謝僮僕緩步以當舟車親賓歡讌膳

之供妻孥甘旨身之役則吾事既濟吾志彌康又安能舍素位之恬愉而慕雅流之逸豫者哉

子惑論

今世之不善養父母者嘗有詞矣吾塞耳不忍聽也曰吾非不欲孝吾父母也奈父母之于兄弟厚而於吾獨薄也曰吾祖宗之業吾父盡廢之而不我遺也吾何以為孝嗟乎以市道交人猶惡之況於以市道事吾父母乎雖然夫夫何市道之有所謂市道較利悉錙銖而無爽也今父母之利其子寔若而一旦忘之反誅責之無已時去市道益遠矣今有強賊操刀以擬人曰若愛身乎愛金乎則應之者無愚智皆知棄其金何者身重于金也今適忘其所受於親之身而厚責其

所樂輸于賊者之金於親又何其重金不若重身而待吾親曾不若强賊乎不知吾父母視吾之爲父母故胎則茹血懷則食乳疾病也而爲之憂放逆也而爲之憂能誦讀則思授之師有情慾則思授之室勞身節食曾不暇給吾之爲父母不既然乎故凡使吾父母之血枯髓竭而不自知者以有吾身故也是固非糜項踵之所能報也而曰無所遺焉何也且夫人之甚愛其身也非惟全體之身爲然也拔一毛而知痛析一爪而知恤而吾親之所遺則豈徒毛爪之微焉已也既遺之身又遺之以子孫至百千萬億其身而莫能致詰焉者

孰非吾親之遺也故即以市道事吾親乎猶致孝之不暇而嘵嘵焉何為者也父母之于子無弗愛也不然則是吾之不肖也不然則是大舜我而閔子我也恩至厚也德至大也敢不敬承之也乎昔者瞽瞍驕象而增其傲懼舜而增其德故舜之所以升聞者無他也師錫帝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則舜之所以發迹以父母兄弟故也而曰瞽瞍之愛舜不如愛象吾不信也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不能是善承天者也而愚者不知謂天之於我獨

薄也斯自棄棄天終為戮而已矣故父母猶天然天之於物也有生有殺歸于生之而已矣父母之于子有愛有惡歸于愛之而已矣而何憾焉且父母之厚吾兄弟者吾兄弟也他人有厚吾兄弟者吾深德之父母之厚吾兄弟而吾反深怨之均之為厚吾兄弟又加之以父母之親而曾不得與他人之德而更有深於仇人之怨則惑之甚者也

## 道俗論上

道之與俗相反也道則不俗俗則非道今士往往言道而行俗則亦真俗而已矣又何道之言乎君子有終身之憂曰我猶未免為鄉人也孔子之惡鄉原以其同流俗合汙世久矣夫鄉俗之為累也故曰習俗之于人甚矣賢者不免痛哉斯言孰謂司馬子而非知道者乎故曰出處不同同乎道故雖今之出者未可遽謂之俗也而士恒侈然自以處為道而出為俗烏知處之未離乎俗也若出而以囑進以賄升斯俗而已矣背故而即新誕上而虐下者斯俗而已矣處士之未離

乎俗奈何曰道豈能擇處士處士自擇道耳非擇道而言擇道而行耳今夫黠者浮偽愚者朴鄙競者營擾恬者頹廢澈俗紛紛近我者曰引之而去出此入彼胥莫能以自拔也且非徒此而已也請畧舉其崩者日用之禮冠昏喪祭而已而今乃至于無冠禮之可行姑舍言冠若夫昏姻論財奪虜之道而不肖者爭財賢者亦不能制于財不能制于財者姑俗而已矣喪禮不作佛事不設樂部而士遂巡而未能姑俗而已矣然猶非害之大者也葬法不惑風水不拘時日而俗無不惑而拘之者士亦曰吾猶未能違俗也至暴骨數世而不

莖可謂人乎又喪禮之大者不飲酒食肉不內寢不豫世事而俗皆反之士又曰吾夫未能違俗也可謂人乎祭禮支子不祭祭則從宗子所以重宗也而俗皆人自為祭士夫人自為祭祭必有時殯時祭而勿舉奉俗祭則惟謹可謂非俗乎墓祭非古也重墓祭輕廟祭尤非禮也廟祭宗外神而褻內神以祭土之嚴祭祖及墓祭而反是隆于祖薄于土土一也何禮何義而忽隆忽殺惟俗之從故無事而非俗無時而非俗是必俗人而已矣然猶聚而言道動以古賢自期曰彼世之攘奪權利遑遑不知止者何足以與此噫乎使古而誠有

畔禮媢俗之賢則今之士洵美矣哉不然請無言道或曰子向所言皆禮之外文也道之精微不在焉吾異乎道之精微者乎内而外姑㴱俗以爲通抑夫達者之所許也又何病乎陳子曰然吾向者固言之曰畧舉其麤者今女有淫行而其貞者詰之淫女曰吾雖淫于外而實貞于内豈若子外脩皦皦之行而内懷不測之心哉子以爲異若

道俗論下

或謂陳子曰至哉子言道則不俗俗則非道令吾能勉而不俗斯道乎應之曰子惡易言道夫道有禮焉非俗之謂也道又有本焉則非詭矯俗之謂也故敬之先于養也非然則犬馬之養也哀之先于服也非然則僕御之服也故哀痛斯笑泣笑泣斯不甘食飲不安居處故衰服之惡也糜粥之食也皆由之處也非作而致之葢有繇然也夫然故雖廢佛事撤樂部而吾心已安無所復事此也人惟有所不足于內而後求飾于外於是世俗靡然之事日以生焉令不深求其所以

足于內者而曰吾必矯俗以為高佛事吾不作也樂部吾不設也是適足以騁其儉於親之邪心而為不孝之尤者耳又何道之云乎故由是而推之古之所謂三千三百者皆非從為此文也蓋必皆有其本焉子姑務本焉而已何易言道然則子向者何言之決乎向者吾曰道則不俗者從其本言之也曰俗則非道者從其相反言之也今子遽曰不俗斯道則睹其末而信其本是道乎非道乎吾又安能知之是故離日用言道者辟之則廢食而求飽也終不可得飽矣泥日用是道者辟之四體具而為人而遂謂土木偶之果無以異乎人

也果無以異乎人哉

乾初先生遺集卷六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議一

使子弟出試議

甲申之後吾友之出試者絕少而子弟則稍稍出試矣確疑而問之曰子之不使己出而使子弟也豈有說乎吾友曰吾必不可復出子弟則必不可不出道如是也又何問乎確曰何道哉可則皆可不可則皆不可而不惟然也若可則莫可如父兄謂父兄之壯而子弟之幼也父兄之學優行立而子

弟之學行淋滅也若不可則子父一體奈何以可者自潔而以所不可汚我子弟且不忍以處朋友况父子閒哉盖士君子居今日以我之心待世俗而謗其出試必不可以世俗之心待我子弟而趣其出試夫不可吾叉曰子之言可不可諒矣雖然夫有不畀己焉者子弟不試必廢學廢學即不成子弟姑以試勵之也云耳確曰固矣夫吾子之爲子弟謀也其舍曰欲之而爲之辭乎柳眞憂子弟之廢學而姑出此也夫子弟之廢學也有故必先自父兄之廢學始也烏有父兄學于前而子弟逆于後者父兄之倦于學也而優遊焉託于不

試以明其高此心既無以對我子弟矣而又不已之責獨鰓鰓以子弟之廢學為憂而欲以試勵之夫勵之以父兄之恥行則近而專順而正勵之以主司之進退則勞而艱實費而名污不此之謀而顧惟彼之望夫見其愚而闇于計矣或曰子弟之不肖者固然矣其賢者才高而欲出夫烏能禁之確曰嗟乎所謂不肖者真不肖而所謂賢者未必賢也夫賢者之為學也更無急于出試者乎而勿能忍乎誠若子言子弟才高而欲試則勿可禁之不肖者畏學而不欲試則必可禁之則是有百出而無一不出也已矣吾惟吾正義之嚮而実

聽子弟若不惟子弟之才不才而姑以中立爲學術以安世目以固身謀若將以子弟之出成吾之不出也者則夫世俗之爲見已矣吾向者固曰必不可以我之心待世俗而謗其出試者也而尚敢議其後乎

## 出處同異議

今之出者固多矣人出則吾亦出焉耳未嘗確然有所以必出之志也今之不出者亦不乏矣人不出則吾亦不出焉耳未嘗確然有所以必不出之志也苟有其志夫何敢輕出而何敢輕不出或問所以出與所以不出之志異若曰所以出之志即所以不出之志一而已矣曰異乎所聞出與不出曾水火之不相入而吾子一之豈有說乎曰出者止多此一出而吾之為吾自若也不出者止少此一出而吾之為吾亦自若也夫何異出者必以其道繼之以死不出者必以其道繼

之以死曰若是乎出與不出者之皆不免于死乎曰咨嗟乎人未有不死者而子何視死若斯之淡也且子以爲不繼之以死遂必不死乎繼之以死者遂必死乎夫不繼之以死而何能必以其道出者成進士盡忠爲廉以事主而無所阿焉而勢或不可行也東西南北惟君之所使而疆埸之變又何日焉無之也如是者欲不繼之以死得乎不然則大負此出矣不出者或未一旦即至於困辱窮餓而死也或而或不能不至于困辱窮餓而死而不能困辱窮餓而死則大負此不出矣若夫以道範身終食勿失窮通一揆焉耳又何出與不

出之異之有

補 新婦見議 壬辰

樸菴叔爲綺思昏就婦見欲先昭華叔祖辭曰先親者於是先爾宣叔祖 尊案樸菴公諱之㙉字伯吹一字孟樸先高高祖也綺思公諱愼永字敬脩樸菴公長子昭華公諱祖訓字孝常爾宣公之兄爾宣公諱祖諭字曉常樸菴公之從 他日以問確曰禮歟曰禮幼先長可乎曰幼先長非禮也疏先戚亦非禮也故禮之悖於古者未有能善者也古者於昏之明日見舅姑見廟而後會宗戚鄉黨僚友則何先長先戚之嫌之有吾先拜吾父而後受吾子婦之拜也禮歟曰拜父母是也而受子婦之拜非也曾爲父母而不得受子婦之拜歟曰非不得受子婦之拜



崇禎新鈔本

也而分祖父母父母拜之不可也且吾叔所謂受子婦之拜者南面者耶坐耶否耶曰奈何爲父母受子婦之拜而不南面坐也曰此確所以爲必不可者也禮父母在人子坐不中席新婦見是教禮之始也而先以非禮示之可乎祖父母在新婦見祖父母南面坐父母左右坐新婦拜饋於堂下何分祖父母父母之有有授之者乎未有所受之者也然則子何以知之以廟中之位知之無祖父母之父母猶別子之祖南面焉可也有祖父母之父母猶繼別之宗昭穆焉可也又推而上之雖高曾咸在焉禮未有易此者以家無二南面焉者

也若見於私寢雖先舅姑可舅姑又率之以見於祖父母中
堂則否凡親婦初見必中堂

## 完璧議 元本注小子禾讀史至此聲白踴躍義動顏色余謂兒善之乎曰然因為議

太史公曰知死為勇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也方相如引璧睨柱欸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有味乎斯言然使碓為趙謀則猶有進于此者其道甚正而無紕也其事甚平而無奇也其功甚易而無難也惜乎趙之君臣皆汲于功利而莫之知也夫和氏之寶毫末耳明主棄之如擲瓦礫焉當秦以虛辭求璧為趙計者合予之璧而辭其城辭若曰寡君趙王不敢愛國之重寶再拜使陪臣某敬以璧獻下執事而固辭十五城恐秦民之以大王為貴璧

而賤城也使秦服于趙之義不宜受璧即貪而受璧而趙益以義重而大不受秦欺棄無用之物以結强秦之驩以紓國難可寶孰甚焉而趙之君臣皆切切然以秦城之予不予爲憂又以趙璧之完不完爲憂固已陋矣無論秦城萬不可畀即倖而畀之而趙之禍不旋踵是無異飢人之食烏喙何利乎秦城而何愛乎和氏且趙之謀曰欲不予璧即患秦兵之來故擇人而遣之今璧入秦而復挾之以歸秦怒甚于勿予其後秦伐趙拔十城又明年秦伐趙殺二萬人趙璧雖完與剖腹之智何異世主從而功之亦大惑矣至其氣懾秦王弄

若孺子澠池之會使趙愈重回車避頗公而忘私雖比之虞

建益爲之讓矣加焉以程叔子之孜孜學道尚猶愧此況下

焉者乎或曰澠池之召不若無行良然

喪實議

先王之制喪也權親疏而爲之斷非以其名已也蓋必皆有其實焉昔者宰我欲短喪而子罪之齊宣王欲短喪孟子議之儒者必曰宰我齊宣之非而孔孟之是也何待言哉非惟然也前古之爲母也齊衰杖朞近古之爲母也斬衰三年儒者必又曰前古之失而近古之爲尊也近古之爲適母也三年爲生母也期今之爲生母也亦三年儒者必又曰近古之未尊而今制之尊也於是闡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則羣非之見時宰有奪情起復之事則大笑罵之嗚乎不循其實而徒

悅其名曰吾尊從其厚者則天下之可非而笑者必多矣雖
然今儒者所為三年喪吾知之矣書之簡曰孤哀子而已矣
曰制而已矣曰泣血稽顙而已矣而言笑則晏晏也睹其外
貌則傫然衰冠而已矣而內皆纖縞也飲食則獻酒肉也寢
處則安房帷也夫且醜然宴會而不知耻也預人閒事嗣訇
公庭而不知其非也有三年之喪而曾無緦小功之實而猶
欲非且笑天下之人可乎哉文帝雖更三年之制然有短喪
之名無短喪之實歷觀漢代之主並篤於所生故死而皆以
孝謚非苟而已也昌邑入繼以尊則天子也以親則非所生

也徒以居喪無禮私買飲食為大臣所奏至不能保其九五之位則漢廷嚴於喪制非弛喪制者也陵夷至於魏晉一時風俗號為頽敝而劉隗所奏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昏東閣祭酒顔含在叔父喪嫁女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令日請客及同宴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並應時罷黜故謝安石期功之慘不廢絲竹則王坦之致書若諫至往復再三故同宴者不免則喪主可知期功之喪曾不尋少假則三年者可知六朝之敝也而猶篤於喪若此則三代以上可知何圖至於今日雖號稱名賢行若禽獸曾不省察親

朋不之規有司不之罪誠舉令之所爲能三年喪者與古齊宣宰我之流絜情而量實已不可同年語矣又何暇譚姚虞稱曾閔哉夫孝者百行之原喪死尤孝事之大一端虧損百行莫救故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何畀不求其實而徒竊其名曰大夫必三年而後服官士必三年而後出試三年則三年矣試思三年之中服食何如也居處何如也有不背汗交流雖心刺骨竭躬無地者乎故古之期母而三年父也非薄於母也父在則禮然也況乎非適母而生母也然禮

雖殺也而情彌篤矣今而不然禮彌隆也而情則薄矣故古人之於親也似薄而實厚今人之於親也似厚而實薄古人之喪親也擗踊哭泣而已今則盛集僧尼伶優以悅里耳夫僧尼伶優之為費非不繁多也然而未若擗踊哭泣之至也古人之葬親有懸棺而窆之者今必擇地擇年備物而後葬非然則久停而不葬夫擇地擇年備物而後葬之於親非不厚也未若懸棺而窆之之可速安親魄也非惟事親為然也古之稱朋友者以字今之稱朋友者曰某翁某老古之於朋友多規今之於朋友多頌夫翁之老之而多頌似厚矣然未若稱

字多規之真寡也古之飲客者有以蔬食今之飲客者必備味不備味導勿飯備味非不厚也未若蔬食之可以速飽也古之於妻也嘗三世出今之於妻也舉世無一出不若三出之可以肅違也古之昏者六禮備然不過數金今之昏者未能半六禮已不下數千金夫數千與數金之為厚薄易知也然不若數金之速時也古之嫁女者荊布而可已今之嫁者必珠玉綺繡光耀白日迎奩之舟相御而進而後嫁夫珠玉綺繡之於女誠厚矣然不若荊布之貴德也種種薄俗自謂能勝古人而已不如古人遠甚吾故欲顧令世之士之稍知

道理者凡事皆求其實毋徒竊其名而況終天之痛乎哉僕
昔年喪父隨俗習非不能循禮真是千古罪人然每當賓朋
讌集之日亦未嘗不良心中發頭面赤腆坐者惟之自後每
近先人忌日輒齗齗腥一月然夫何能贖吾罪之萬一此僕已
覆之轍故敢指示我同志以爲殷鑒嗚呼士茍念此則時蹈
氷淵又何敢非笑人之有

# 孝子不送客議

弔者之不飲酒食肉也從孝子之水漿不入於口推之也不然則儉孝子之不送客也從朝夕苫塊推之也不然則慢去年張尹來有父喪某弔之而出尹來送某辭曰非禮也尹來曰敢問孝子之必不送客何義也曰孝子之守親喪也寢於斯食饘粥於斯哭泣於斯杖而後能起曾不離此苫凷之尺咫也則何忍以客故奪之也故不送也且孝子之不送客也非不送客也有代之送者也雖不送客庸非禮與今之孝子則不然它日則無所不之及客以吾親故來弔反褁足不出

門而又無代之送者而曰吾將以行禮也則失其義矣尹來
泣而謝曰然爻不孝嘗以無僕役躬出市貿物矣敢不送客
於是遂送客至河滸嗚孝子之未能食粥也雖列饌以羞賓
可也未能朝夕不離喪次也雖送客可也然則子之出弔而
必不用酒肉何也曰弔者夫有一日之喪而不能忍與且吾
夫何遑送孝子之必不以禮自持也

# 黜佛事議

石丈之母之喪潮生爲相而黜佛事爰立疑之曰母生而好佛歿而黜之事死如生之道然與曰然喪之有相也知有禮焉耳禮所有者行之所無者弗之行也雖孝子不尋過而問焉且子以查母之好佛爲是耶非耶非也而爲人子未能勸止猶不免非道事親之譏況母既歿矣而又無成命而又託於母以爲之是益其過而已矣今雖有儒者生而好學不聞歿而又使人誦書以樂之也況佛事之誕妄者乎且母之好佛非真好佛也惑於浮屠家之言而姑聽從之也云耳使知

其非道也則弗好之矣故惑之與正之二者功罪之相去遠矣故生而順之未能喻親於道從而戮之使毋辱正其終雖使人子斷行之吾猶以為孝也而况相者之志乎

答翼見不脫衰議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脫齊衰而見君子以爲禮今翼有大功之喪而素服出問疾夫子何罪之深也曰吾未見子有功之喪也翼曰何哉夫子之出此言夫蓋君子之居喪有内服有外服外服衰絰之謂也内服非衰絰之謂也古之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悲哀不忘於心食粥寢苫便己者而無敢循焉故雖不便人者而弗遑顧焉衰而見不大可乎今之學者惟知恕其不便於己者而不知恕其不便於人者故不可也吾見子之飲酒矣寢於内矣無功之喪大已久矣而曰何哉夫子

之出斯言也

嶠固能守禮議

禮親有疾男女皆變服于親者且然況其疏者乎脫衰於私門非禮也不脫衰而見逆可以為禮乎哭武子非情也倚門而歌可以為情乎記者蓋交譏之君子不見大不歌昔者吾邑之故諸生之見邑長以褐帕後之守禮者執用刺確曰用刺正矣雖然不若不見之更為正也禮三年之喪無外事曾子齊衰而弔友君子猶或非之況齊衰而問疾乎雜記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權臣之門豈少問疾者雖無親喪不入可也註美其能守禮非

## 喪服妄議

父在而其子有母之喪非母之喪也妻之喪而已矣祖在而其孫有父之喪非父之喪也子之喪而已矣期而除之無終三年之服焉禮也禮君子不奪人之喪而奪其子與孫之喪乎曰其子與孫之服除外不除內三年之中不昏不宦飲食寢處無敢越於喪制憂戚之勿忘焉何奪人喪之有故母服之同父服非禮也生母之同適母（本注謂庶子為所生母）即於夷矣況庶母而杖期何居（凡本故母服以 以下另為一行）

為人後而復歸者為所後服議

吳袞仲幼嘗與從兄仲木同為綠野後受田五百畝二十年矣而復辭之而歸其田以有仲木之為後故也所後之母之喪袞仲問服於陳子陳子曰古未有言之者也雖然將退而就子之本服則不可必也其加服乎或曰先王之禮不可以妄有加也蓋服緦麻之本服而心喪三年焉耳陳子未有以難也既而思之曰皆非也必期年非加也降也本生之降服也何以知其必同本生之降服也易知也三年同則出反之降服亦同矣疑乎且夫父母之名不可以妄稱也亦不可妄

奪也故雖出爲人服後而於所生不敢曰伯叔父母族父母而必曰本生父母則雖出而復歸而於所後夫不敢曰伯叔父母族父母而必曰嗣父母今之稱所後爲嗣父母者非也推而遠之之詞也父母則父母耳何嗣之與有以爲爲後而復歸者之稱斯可矣同有父母之名名隆則服從而隆于期爲己降矣而何功緦之可言茍本緦麻而緦麻之本無服而無服之夫可與或曰何爲而不可所生恩重故一降不再降謂親兄弟之子爲後者爲本生固當期矣而一從再從與袒免以下之子爲後者爲本生服皆期而不遞降也所後恩輕歸則已絕矣雖遞降而至無服可矣輕陳子曰輕則何

以爲爲人後服必三年也重故也所生恩重所後義重且恩生義義亦生恩何輕重之有故正服皆三年降服皆期禮也雖先民未之嘗言焉有以知其必然也且是二者正本注謂兩降服皆禮之變也惟變故爲必不可變以節之又變之將不勝變故爲人後者爲所生期親期疏亦期亦謂親兄弟及一從再從與祖兄以下之異無可復降之道也後而復歸者爲所後期親期疏疏謂一再從而下亦期亦無可復降之道也

## 為人後者為生母服議上

議者有謂為人後不喪生母者故論之

禮為人後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惟本生父母降服期心喪三年詳觀禮文仍是降而不降之意蓋不是不降者義也降而不忍降者情也然禮所謂本生父母乃是嫡母繼母皆有為之三年者故降生母異是有有兄弟之生母有無兄弟之生母有兄弟之生母固本生降服之條不待言矣無兄弟之生母則非本生兄弟之母而為人後者之母也若何而不喪與古無為生母三年者有之自近代始前者不可考至朱子

家禮儒者推爲禮義之宗八母圖生母同三年矣然猶齊衰而已耳迨洪武五年竟改斬衰至於今莫更斯則禮之過厚者也雖然禮所不許而情有不能已者人子猶思自盡焉况禮之所許乎禮許之矣或所後父母皆在人子不能徑情直行則殺其外文而必不赴塋不告期位不中堂可也若夫三年之中不飲酒食肉不內寢不干進衣則外熟布內生布哀戚之不忘焉此非所後之尊制者也矧其在所後父母之喪之後者乎王子有其母歿而欲終喪不得原之曰不得哀之也指之曰其母則固親之也盡雖厭於嫡母可曰非其母與

故曰予也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一則曰其父母一則曰其母皆不待其辭之畢已使人惻然心動今雖爲人後生母非其母而誰母與家禮庶子爲其母三年爲父後降爲父後降爲人後亦降不待言而可知也至洪武定制已無爲父後降之文矣不爲父後降矣必不爲人後降不待言而可知也豈惟生母無降雖出母嫁母慈母養母乳母之服矣皆無降也出母嫁母之不降一降不再降者也謂固已降朞矣慈母養母乳母之不降無所疑故也蓋不降本生父母則疑於並所後父母不降慈母養母乳母不疑於並所後父母即嫁女降父母

而不降父母以上之義也慈母養母之恩則不能兼生而生
母之恩實兼慈與養故慈母養母之視生母恩固已殺矣猶
皆斬衰三年而不云為人後降況生母乎雖降期之本生父
母有本生兄弟為之三年矣而為人後之仕者猶為之請假
治喪三年始補選豈惟父母雖伯叔兄弟之喪猶聽請假況
獨子之生母更莫為三年者乎故不降期固不可不喪而降
期夫不可不喪豈惟三年期雖緦麻焉祖免焉猶不可以不
喪也喪有無後無無主無五服之親則祖免以下者為之喪
無族鄙則交朋隣里以為之喪今所生子在也而莫為之喪

可乎予宣欲短喪猶見誅孔孟況不喪乎孔氏之不喪出母
自白也始然不曰自白始而曰自子思始不忍言白始也今
曰爲人後之不喪生母自其子某始忍言之乎不忍言之而
忍爲之乎或曰其母元隨本生父居而未嘗就養其子者歿
則何如曰本生父主之殮於本生瘞於本生子歸爲位而終
喪焉雖父歿而迎養者大反瘞或其母雖生數子而皆爲人
後者宜何喪曰所養子喪皆不養則長者喪之可也長以下
則同本生降心喪三年斯不易之禮乎曰小子何敢言禮盖
推本時制而云然

# 為人後者為生母服議中

或曰生母服議雖推本至情然禮無不降生母之文而叔子為此議无乃狥私情而害公理與曰何敢然也天下豈有離情之理耶凡僕所言皆參情與理之中而云耳夫為人後者非樂為人後也痛其無後故也故凡無後者皆天下之大痛也爲有謀人後而先絶所生之後之理乎夫不後吾父母而後伯叔父母此情之所不忍言也然吾父母多後而伯叔父母無後大情之所不忍言也故不㝵已而分所後以後之故雖為人後而吾父母固有子矣惟生母則有子無子未可知


易堂藏版 [illegible]本

之辭也未可知則口為可知以一之曰有二子則降無二子則不降禮雖無明文焉有以知其必然也人情莫憯於無子尤莫憯於有子而無子禮諸姑及姊妹雖嫁無子者並不降不降諸姑姊妹之無子而反降所生母之有子而無子者與令雖不降生母而養於私喪祭於私（謂私室私廟）如事適母之禮焉何嫌於所後而云害公理乎所後先亡則歛於寢祭於寢同日祭於別室或曰禮兄弟之子猶子也則兄弟之母猶母也適子衆子既皆為之杖期可謂非其子其母與而必奪為人後之子而子之母之何與曰所謂有子之庶母杖期者惟

其子之而毋之故謂之有子之庶母也今必不許其子之而母之直一無子之父妾已耳尚昇爲有子之庶母而杖期之乎夫禮循名而責實者也故奪其所生子則并奪其適子與衆子矣而復何庶母之有所謂禮權親疏輕重而爲之制者也今且無言奪其適子與衆子也不降也即降矣不奪矣而庶母與生母孰親並期與心喪三年之期孰重喪從其所親親從其所重重從其所專一則必不於適子衆子而於其所生子矣况不降乎奪乎

為人後者為生母服議下

或曰子前議禮甚嚴嫡庶閑者快心今議生母之服而恕反之何也曰非所謂反也前議為君與父言今議為臣與子言故然也君主法以一臣民父主義以一妻子有不可苟狥者臣與子則兢兢惟禮法之守不敢過大不敢不及安可同乎今學士大夫已事事從俗而於為人後者獨引古禮以絕其所生則不通矣蓋庶母之嫌嫌於並嫡不嫌於並後今適母繼母在為生母固斬衰三年矣避為父後不避為人後今不為父後降矣不降並存之嫡父母而降兩亡之所後父母此

禮之不近人情者故不容不議也蓋子為人後猶女為人婦嫁女降父母而不降高曾祖父母又為兄弟姪之妻不降兄弟之為父後者不降又雖嫁而無夫與子者並不降則知雖為人後夫必有所不降凡禮无明文而可以意求之者此類是也時制既重生母則就時言時有當然耳若夫嫡庶之嚴在三代以上者此神聖之制作天造地設豈容以私意增減其閒如用之吾從古